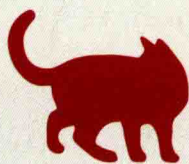


Josephine Tey

约瑟芬·铁伊

推理
经典



「英」约瑟芬·铁伊 原著

沈昕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3册〕

约瑟芬·铁伊

推理经典

(英) 约瑟芬·铁伊 原著
沈旷 译



目 录

CONTENTS



◆ 法兰柴思事件

第一章	317
第二章	325
第三章	330
第四章	333
第五章	335
第六章	343
第七章	349
第八章	354
第九章	360
第十章	365
第十一章	370
第十二章	375
第十三章	381
第十四章	385
第十五章	391
第十六章	401

第十七章	408
第十八章	412
第十九章	417
第二十章	421
第二十一章	424
第二十二章	428
第二十三章	439
第二十四章	443

◆ 一张俊美的脸

第一章	447
第二章	452
第三章	457
第四章	461
第五章	468
第六章	472
第七章	477

第八章	480	第三章	566
第九章	484	第四章	570
第十章	491	第五章	572
第十一章	494	第六章	575
第十二章	504	第七章	578
第十三章	509	第八章	583
第十四章	517	第九章	589
第十五章	521	第十章	594
第十六章	527	第十一章	598
第十七章	532	第十二章	602
第十八章	537	第十三章	606
第十九章	541	第十四章	612

◆时间的女儿

第一章	553	第十六章	620
第二章	558	第十七章	622

法兰柴思事件

第一章

时钟刚刚指向下午4点，罗伯特·布莱尔就有了回家的念头。

当然，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可是，如果在这间名叫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的联合律师事务所里，作为仅有的一个姓布莱尔的合伙人，那么不管他什么时候下班回家，都没有人会多说什么。更何况，如果他所负责的业务范围仅限于遗嘱、财产转让以及投资等方面，那么下午这个时间段是没有客户前来咨询的。在米尔福德这样的小镇，邮件投递的最晚时间是下午3点45分，那么他一天的工作也可以下午4点前宣告结束。

桌上的办公电话会在4点以后保持安静，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同伴估计现在已经打到第14洞或第16洞了。也没有人会打电话进来邀请他一起吃晚饭，那是因为在米尔福德，共进晚餐的邀请函也是以书面投递的方式进行的。琳姨妈也不会在这时打电话过来叫他下班路上顺便带条鱼回家，因为这时是她每隔一个星期都是她看的电影时间，估计这会儿电影已经播放了20分钟了。

他安静地坐在位子上，在这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他呆呆地望着，阳光照在了桌子上，那是一张他祖父从巴黎带回来的、令家人大为惊讶的桃花心木镶铜的桌子。他心里想着，是该回家的时候了。阳光温暖地照在桌子上的茶盘上面，这套漆盘和茶杯已经成了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下午3点50分，塔芙小姐都会如约而至，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手里永远端着白色方巾的漆盘，盘子上放着蓝色花纹的瓷杯，杯子里已经倒好了茶，旁边是和杯子相匹配的小碟子，上面有两块饼干。饼干也是有规律的，周一、周三和周五是法式小圆饼，周二和周四消化饼。

他专注地盯着这套茶具，心里却在盘算着，对于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的历史传承性，它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从他刚刚记事的时候开始，事务所使用的就是这套瓷杯。漆盘是原来家里的厨师将面包从烤箱里取出来时用的，后来他母亲将其带到办公室，用来搁置那套带有蓝色花纹的茶杯。白色方巾是后来塔芙小姐带过来的。塔芙小姐是战乱时期的杰出代表，也是米尔福德镇上第一个在律师事务所拥有独立办公桌的女性。塔芙小姐身材瘦削，战乱时期一直是独身，反应迟钝，但工作仔细、事务所也平安度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现在，又过了20多年，这个身材瘦削的塔芙小姐头发都白了，气质却依旧典雅从容，而且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她成了在事务所待的时间最长的人。实际上，她给这个一直不曾改变的事务所所带来的新鲜血液，除了那块盖着茶盘的白色茶巾，再也找不出其他的了。塔芙小姐自己家中每次将食物放在托盘上时，都会事先铺上一层茶巾或装饰巾，到事务所上班以后，看到这里的茶盘上面没有任何覆盖物，她很难以理解。除此以外，她觉得这漆茶盘会让人没有食欲，身体也觉得不舒服，而且视觉效果也很糟糕。于是，她从家里带来了一块方巾，那是一块朴实无华的纯白色茶巾，和盛食物的容器非常搭调。罗伯特的父亲对那个没有任何装饰的托盘很是喜爱，可是塔芙小姐从事务所的利益出发，让他大受感动，于是白色方巾便一直保存至今。它的存在，就像保存契约的盒子、铜制的标牌，以及赫塞尔廷先生每年都会患一次感冒一样，成了事务所的一部分了。

罗伯特正专注于那个装有饼干的蓝色盒子时，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冒了出来。这种感觉和那两块饼干没有任何关联，至少和他的生理机能没有任何关系，原因就在于这经年不变的饼干步骤，一种单调又必须的步骤，像周四一定是消化饼，周一一定是小圆饼。截止到去年，他都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去要别的地方生活，这里的生活非常平静、安宁。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这么认为的。只是近段时间，那种奇怪的感觉会不自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这几天，有种声音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这就是将要伴随你一生的生活方式。”接下来，他的胸口会发闷，会没

来由的生出一种恐慌的感觉，就好像十岁那年他去看牙医的感觉，让人胸口不由得一窒。

这种想法的出现，让罗伯特感到既迷茫又愤怒，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快乐、单纯、心智成熟的人。为什么这种想法的出现，会打乱他平静的生活？难道他的生活缺少了什么吗？

一个妻子？

可是这并不是问题啊，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一个妻子，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他身边有很多适合结婚的女子，她们对他似乎从来都是青睐有加的。

一个爱他的母亲？

可是琳姨妈对他比母亲还要好，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几乎已经到了溺爱的程度。

阔绰？

有什么东西是他想买，却囊中羞涩的呢？如果这都不算阔绰，那怎么样才算是呢？

起伏跌宕的生活？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追求起伏跌宕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最让他激动的事情无非就是外出打猎一天，或者在高尔夫比赛的第16洞时，和对方打成平手。

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这种将要伴随自己一生的生活方式的想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那里，看着那个放着饼干的蓝色碟子，心想，难道是儿时曾经有过的美好梦想，一直潜藏在一个成年男子的思想中，觉得梦想终有一天会实现？可是直到过了40岁，才猛然惊觉，梦想已然是具空壳，不可能实现。于是开始在脑海里盘旋，似乎要让曾经怀揣梦想的人重新捡起荒废的童年时光。

发自内心地说，罗伯特·布莱尔希望目前的生活状态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他不再活在这个世上。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未来的某一天，他一定会进入事务所，继承父亲打下来的江山。那时，纯良的天性让他对其他男孩子怀有深深的恻隐之心，他们没有像他这样笃定自己的未来，不能像他这样享受米尔福德宁静的生活。在这里，他有知心的朋友，有美好的回忆，还有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联合律师事务所。

从1843年开始，事务所就没有姓海沃德的合伙人了，可是本尼特家一个年纪轻轻的继承人将后面的办公室霸占了。用“霸占”这个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个叫内维尔的年轻人基本上每天都无所事事，只是在这里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写的诗非常古老，似乎只有他本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罗伯特并不看好那些作品，可是对于内维尔，他却是一再宽容。因为他想到了他自己，自己刚来事务所时，也坐在同一间办公室，每天也是无所事事，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练习用五号铁杆往皮椅子里打高尔夫球。

最后一抹残阳映照到托盘上，罗伯特终于决定停止胡思乱想，回家。现在出发的话，他还可以沐浴在阳光中，从东边的人行道穿过高街。米尔福德镇的高街能够让他感觉到些许的快乐。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米尔福德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知道，特伦特南部像这样的地方还有上百个，而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典雅气质，这是由过去300年的英国社会所沉淀下来的。而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所住的这幢房子，于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后一年建成，从它旁边的人行道向南，高街也呈一个向上的弧度攀升。这个缓坡上集中陈列着乔治时代的砖瓦、伊丽莎白时代的有黑色橡柱的木结构的房子，还有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石屋、摄政时期①的灰泥墙，一直延续到另一端被遮掩在榆树后面的爱德华式别墅。清一色的红、白、棕色之间，会出现一抹不和谐黑色玻璃风景，就像一个浑身戴满金银首饰的暴发户突然出现在一个上流社会的聚会中。幸亏周围格调优雅的建筑将这个不和谐的音符给冲抵了，就连连锁商店在米尔福德镇都变得柔和起来。南边的美式便利店，每天都在门口挂上红金两色旗帜迎风招展，这让街对面的特鲁洛夫小姐非常愤怒。在那座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古典建筑里，她开着一家茶馆，卖点就是她姐姐做的点心，以及安妮·博林②的名声。可是作为英国大银行之一的威斯敏斯特银行，自从放了高利贷出去以后就不再高调了，就算是为了扩大内需而使

用威佛大厅时，也只是偷偷镶了一块大理石招牌。药品批发商索尔思将威思顿宅第买下时，也将建筑物令人赞叹的外表保存下来了。

这条街安宁、幸福、充实，被修葺一新的欧椴树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这一切都让罗伯特觉得赏心悦目。

现在，他将双脚并拢，准备离开办公室回家。电话却在这时响了起来。世界上的其他事务所，电话一般是放在外间办公室的，秘书会接起电话，了解清楚情况后，再将电话转接进里间办公室。可是，在米尔福德镇，程序却不是如此，米尔福德是没办法认同这样的程序的。如果你要把电话打给约翰·史密斯，你就可以认定接电话的就一定是约翰·史密斯本人。因此，在这个春天的傍晚，当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的电话响起时，它就位于罗伯特那张桃花心木镶铜的桌子上，很显然就是找他的。

以至于后来，罗伯特经常会忍不住回想，如果那个电话晚打过来1分钟，事情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1分钟，在平时看来特别微不足道，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时，罗伯特已经拿起外套，和对面的赫塞尔廷先生说声再见，然后走入室外的夕阳，沿着街道离开了。如果是这样，接电话的就会是赫塞尔廷先生，他会对打电话过来的女子说布莱尔先生已经走了。那样的话，她就会去找别人，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对于罗伯特来说，也只是出于一种事业上的关注而已了。

可是电话就恰好在这时响了，罗伯特接起了电话。

“请问是布莱尔先生吗？”打电话过来的是个女人，声调很低。在他看来，拥有这种声调的人往往是冷静自持的，可是电话里的人却显得非常焦急，好像还很惊慌。“哦，能找到你我真是太兴奋了，我还以为你已经下班了呢。布莱尔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普，玛丽恩·夏普，我同我的母亲一起住在法兰柴思。你肯定知道的，就是拉伯洛路上的那幢房子。”

“是的，我知道那幢房子。”布莱尔说。他对玛丽恩·夏普有印象，米尔福德镇上的所有人，他几乎都混了个脸熟。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身材瘦削，皮肤偏黑，脖子上经常会系一条鲜亮的丝巾，将她吉卜赛女郎般黝黑的皮肤衬托得更加醒目。早上，她会载上她的母亲，开一辆很旧的车去买东西。她的母亲看起来非常优雅得体，仪态万方，可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似乎在无声反抗着什么。夏普太太的侧面形象很像惠斯勒③笔下的母亲，当她和你对面时，她那双冰冷的、无神的眼睛突然间会非常犀利地看着你，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女巫，感觉浑身不舒服。

那个声音还在继续：“你不认识我，可是我在米尔福德见过你，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而现在的我急需一名律师。曾经和我们有过接触的律师现在在伦敦，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和那里的律师很熟悉，我们也只是因为一个遗产的案件请他们帮过忙。现在我遇到问题了，我需要律师的帮助，所以我想到了你，也许你可以……”

罗伯特听到这里插嘴道：“如果是你的车……”“遇到问题”在米尔福德镇来说，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出了交通事故，一种是私生子的抚养问题。如果是玛丽恩·夏普，那肯定是前者。可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都是不会承接的，他会将这件案件交给街对面事务所的卡利。卡利对这类案件很感兴趣，而且他也是大家公认的可以将魔鬼从地狱里拯救出来的人才。

“如果是你的车……”

“车？”她无意识地重复着，好像一下子没有明白车是什么东西。“哦，我知道了，你是说车，不是的，这比车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是和苏格兰场有关的。”

“苏格兰场！”

对于像罗伯特·布莱尔这样和善的小镇律师来说，苏格兰场就像是天外星空、好莱坞一样奇妙。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和当地的警方关系融洽，犯罪案件更是根本不可能和他有任何关联。如果非要将他和苏格兰场扯上关系，那就只有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当地警员，这人打球很稳，在打到第19洞时，会不经意地谈论一点工作上的事情。

“我没有涉嫌杀人，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心的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是不是有人认为你涉嫌杀人？”不管她被别人怎样认为，这都属于卡利的业务范围，他必须让她去找卡利帮忙。

“不是的，这和杀人没有任何关联。他们说我和一起绑架案有关，也可以称之为拐骗什么的。电话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就是我现在非常需要一名律师，现在，马上……”

“可是，你要明白，你需要的并不是我这样的律师，”罗伯特说，“对于刑法，我几乎一窍不通。我的事务所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你可以去找……”

“我不需要刑事律师，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提醒我的人。我的意思是，这个人可以告诉我什么问题我不想回答时，就可以拒绝回答，这并不需要刑事方面的专家，对吗？”

“尽管话是这样说，可是如果你请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可以得到更多专业的帮助，像……”

“你是想说，你对这个案件根本没有兴趣，对吗？”

“哦，不是，当然不是，”罗伯特热切地说，“我只是真诚地觉得那样做比较科学，你应该……”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她打断他的话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一个掉到河里的人，我努力地想往岸上游，可是在岸上的你不仅没有对我伸出援手，反而指着河对岸对我说，那边比较容易游上去。”

双方都安静了几秒钟。

“哦，不！”罗伯特说，“我只是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专家，比起找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效果要好得多。本杰明·卡利是这方面的辩护能手，我相信他可以……”

“什么，你是说穿着条纹西装的那个让人作呕的小个子？”她一贯低沉的嗓音突然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声音似乎都哑了，然后安静了几秒钟。“对不起！”她回归到正常的声音说道，“那样说太不理智了。可是你看，我打电话给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做事干脆利落。”（“确实是这样。”罗伯特想），“而是因为现在的我遇到问题了，我想知道和我一样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而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布莱尔先生，不管怎样麻烦你过来一趟。我现在非常需要你，苏格兰场的人现在就在我家，如果你来了之后不想卷进这场纷争，你也可以将这个案件转给别的律师，对吧？而且，很可能最后结局是什么事也没有。如果你现在过来的话，就是像你们律师所说的‘考虑到当事人的利益’，可能你们会有别的说法，也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事了。我保证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可否帮我这个忙呢？”

事实上，罗伯特·布莱尔觉得自己是完全可以帮她这个忙的。他乐于助人，根本没办法对这种合乎情理的要求说不。更何况如果事情很麻烦，他还有回旋的余地。后来回忆整个事件时，他也坦陈，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把这个案子交给本杰明·卡利。虽然她对于他条纹西装的评价有点过分了，可是他却非常赞同她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真的犯了罪大恶极的错误，那么请卡利帮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只是对某些问题感到很迷惘，有点小问题，或者完全是被冤枉的，那么卡利的暴躁脾气可能会带给你不利的影响。

虽然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在他放下话筒时，他希望他给人的感觉是冷冰冰的，不想接受这样的委托的。就算因此被人诟病他也不在乎，他只希望下次再有陌生女子遇到困难时，不要总是想着找他帮忙就行了。

在前往辛恩街修车厂取车的路上，他的头脑在飞速运转着，“绑架”意味着什么？英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吗？谁会有兴趣绑架她？一个孩子？一个“很有潜力”的孩子？除了在拉伯洛路上拥有这幢大房子以外，她们母女俩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穷困的。也许她们绑架了她们觉得被父母虐待的孩子？这个倒是很有可能。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对宗教非常狂热，而玛丽恩·夏普给人的感觉是，如果火刑柱这种刑罚还存在的话，对于她来说也只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用品。的确，这很有可能是一次错误的帮忙，是为了剥夺亲生父母监护权的行为。他现在多么希望自己还记得《哈里斯和威尔希尔

刑法》里面的内容，在眼前没有现实的法律条文可供查询时，他不知道这算不算要押入大牢的重罪，也许只是程度轻微的不合法行为了？自从1798年12月以后，“拐骗和拘留”这类的案件就再没有布萊爾·海沃德·本尼特律师事务所的档案中出现过。最后一个类似的案件还是和一个叫作莱梭斯的乡绅有关，当时他喝醉酒了，把年轻的格里顿小姐带离他家的舞会，驮在他的马背上，使她免受洪水猛兽的侵袭。当然，我们并不能怀疑这位乡绅当时的动机。

现在看来，肯定是这对母女因为苏格蘭场影响到了她们的计划而错愕不已。罗伯特也感到非常吃惊，难道这个孩子如此重要，让刑警总部也出动了？

一到辛恩街，他便被周围无休止的争吵包围了，不过还好，他很快就从里面走了出来。（词源学家认为，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辛恩是由“沙子”^④一词引申而来的，不过米尔福德镇的居民显然更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在镇子后面那片矮小的草坪上房屋修建以前，这条小路和高街上的情人路是相通的。）在这条不算宽敞的街道上，住着两个整日针锋相对的敌人，他们是马车出租行和现代化的汽车修理厂。马车出租行说，现代汽车修理厂让他的马受惊了。汽车修理厂说，马车行因为运送草料而将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塞了。除此以外，修理厂的老板比尔·伯洛和斯坦利·彼得斯，曾经分别是皇家工兵团和皇家通信兵团的士兵，而出租行的老板老马特·埃利斯曾经是国王骑兵卫队的成员，他觉得比尔·伯洛和斯坦利·彼得斯是专门来破坏骑兵队名声的，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

冬天打猎时，罗伯特耳边充斥的一直是骑兵队的埋怨，而一年中余下的日子里，在他的车需要保养时，便可以听到皇家通信兵团的抱怨。现在，那个从前的通信兵团的士兵想要知道诽谤和诋毁在法律上有什么分别，破坏名誉罪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如果说一个人“像拿着锡罐的补锅匠一样不知道坚果和橡树果有什么区别”，这算不算破坏名誉罪？

罗伯特一边急匆匆地回答，一边发动汽车，“我不知道，斯坦^⑤，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他等一个载着两个胖小孩和一个马车的出租车结束游览，就发动汽车上了高街。

顺着高街往南走，商店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大门对着人行道的民用住宅。再往下走，房屋渐渐往后退，大门和人行道之间出现一道走廊。接着往下走，眼前会出现一片别墅区，前面是一片绿草茵茵的庭院，后面是一排整齐的房屋。最后，房屋不见了，只看得到绿油油的田野和广阔的乡村。

这是一个以农业种植为主的乡村，到处是田地和村舍。这里经济比较发达，可是却很安静。在这里走上数英里，都很难碰到一个人。自从玫瑰战争爆发以后，这里就一片宁静，千年不变，到处都是树篱围着的田地，海空一线，浑然一体。只有一根一根直立的电线杆代表着时代的交替。

地平线的另一头是拉伯洛路。这条路上到处都是自行车、锡钉、科安牌越橘酱、便携式武器，污渍斑斑的红砖间随处可见动荡不安的灵魂，一代又一代地向绿草和大地发出呐喊。可是在米尔福德，居民们不会贪心不足，不会既想要绿草茵茵，又想要保留茶社，所以拉伯洛的美只被保留在西边的山地和海边，北边和东边则相对宁静得多，就好像室外酒吧一样一个人都没有。这里是简单而无趣的，所以也是被人痛恨的。

离拉伯洛路两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幢名叫法兰柴思的大房子，路边很不和谐地树立着一个电话亭。摄政时代的最后几天，有人将这块土地买了下来，在中间建了一幢白色的小房子，然后在周围砌起高高的围墙。在房子正面的围墙上，面向马路开了一个和围墙一样高的双开大门。这幢房子是独立的，和周围的乡村没有建立起联系的通道。房子后面也没有农舍，没有边门，就连通向周围田地的通道都没有。马厩在房子的后面，和当时的风格是一样的，可是却在墙的里面。这个地方和周围的一切都那么不和谐，完全遗世而独立，就像个被丢弃的儿时玩具一样，从此不再得到主人的青睐。从罗伯特懂事的时候起，这栋房子里面就住着一个老年的男人，或许是有好几个老年男人，或者是同一个人。可是自从法兰柴思的人们全部将拉伯洛那边的汉姆格林村作为购物中心开始，就没有人再在米尔福德镇见过他们。一直到后来，玛丽恩·夏普和她的母亲在米尔福德购物后，人们才知道法兰柴思被这对母女继承了。

罗伯特想象她们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三年？四年？

关于她们没有融入到米尔福德镇的社交圈子里的原因，人们倒不觉得惊讶。就拿老沃伦夫人来说吧，25年前，她买下了高街尾处那幢有榆树围绕的别墅中的最后一幢，希望住在海边更有利于调养她患有风湿病的身体。可是一直到现在，人们依然习惯于称呼她“那个韦茅斯来的女士”。

更何况，夏普母女也许根本不想和他人有什么交集，她们好像非常甘愿生活在自我世界里。罗伯特曾经在高尔夫球场见过夏普家母女一两次，当时她们正在和波思维克医生打球。她可以像个男人一样打出一记长球，也可以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潇洒地运用她那浅棕色的纤细手腕，而这些就是她给罗伯特留下的全部印象。

他将车开进高耸的双扇铁门时，发现已经有两辆车停在那里。他眼前的那辆车只需要一眼就可以记住，特意低调、保养良好、谦恭有加。罗伯特从车里走出来时，脑子里还在飞速思索着，到底哪个国家还会有如此安静柔和的警察。

接下来，他将目光投向离他较远的那辆车，那是地方警员哈勒姆的车。在高尔夫球场上，这位警员总是很镇定。

警车里坐着3个人，分别是司机、一位中年女人、一个小孩子或者说是一个小姑娘。司机和葛且毫不在意地看了一眼罗伯特，可是那双眼睛带有警员特有的敏锐，之后他又看向了别处。不过后座上的人，罗伯特却看不清楚。

那两扇高大的铁门一直没有开，实际上在罗伯特的印象中，它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怀着一颗强烈的好奇心，他推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铁门上有镂空的图案，可是维多利亚时代崇尚隐蔽，所以从马路这边看过去时，铁门内侧的铁片将原来的空隙都填满了，从外面根本看不到什么。高高的围墙也是一道坚固的屏障，将里面包裹得严严实实。所以，除了从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屋顶和暴露在外面的烟囱以外，外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法兰柴思的其他部分。

他看过第一眼后的感觉就是也不过如此，原因并不是它没有那个时代的强烈特点，而是因为它太丑了。也许是因为建的时候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最后几年了，所以它并没有突显出那个时代的端庄，又或者是因为当时建造的工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建筑师。建造者似乎对那个时代的特征很了解，可是却又没有完全吃透，每个地方都有问题。譬如窗户的尺寸有半英尺左右的偏差，而且也没在正确的位置上。门廊的宽度和楼梯的高度都不合乎标准。最后的结果就是房子完全失去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标志，就像一个人在怒发冲冠一样。罗伯特走过庭院，来到大门中央，忽然觉得这幢房子就像是一条沉睡了很长时间又突然被陌生人打扰的狗一样，它懒洋洋地站起身，不知道该吠叫。还是应该主动袭击。这房子会用自己特有的表情问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还没来得及按门铃，门就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正是玛丽恩·夏普本人。

“我看到你来了。”说着，她伸出手，把他让进了屋。“我不想让你按门铃，这样会吵到我正在休息的母亲，我不想惊扰到她，希望在她醒来前可以完美解决此事。你可以如约而至，我万分感激。”

罗伯特小声嘀咕了几句，而且注意到了她的眼睛，原本他以为她会拥有吉卜赛人的棕色眼睛，而实际上她的眼睛是灰褐色的。罗伯特进入室内，将帽子放在一个柜子上，发现脚下的地毯已经破损了。

“警察就在里面。”说着，她推开一扇门，请他进入客厅。罗伯特本来想和她私底下先交谈一下，了解一下事情的大概，可是现在看来好像来不及了。很明显，她也没有这个想法。

哈勒姆坐在有圆珠子装饰的椅子的一角，看上去就像温顺的绵羊一样。窗边有一把漂亮的赫伯特怀特椅子，上面坐着一个来自苏格兰场的年轻人，他身穿得体的西装，自然随性。

他们站起身来欢迎来访的人，哈勒姆和罗伯特互相打了个招呼。

“这么说，你和哈勒姆警员认识？”玛丽恩·夏普说，“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总部的格兰特探长。”

罗伯特听到了总部这个词，觉得很迷惑。她是以前和警方有过交集，还是单纯对苏格兰场不喜欢呢？格兰特和他友好地握了握手，然后说道：

“非常欢迎你的到来，布莱尔先生。不仅仅是为夏普小姐，同时也是为我自己。”

“你自己？”

“如果夏普小姐不给我提供丝毫帮助，我的案件是不可能有进展的。就算这种帮助不是出于法律上的，而只是出于友情。当然，有法律上的帮助更好。”

“我了解，你为什么控告她？”

“我们并没有控告她……”格兰特刚开口，玛丽恩就将他打断了。

“我被他们控告绑架并且还打了人。”

“打人？”罗伯特惊讶地说道。

“是的！”她说，语气中带着强硬，“将她打得面目全非。”

“她？”

“一个女孩，她现在就在大门外的车里。”

“我想我们应该从头开始了解。”罗伯特边说边攥紧了拳头。

“或许由我来讲比较合适。”格兰特放缓了语气，慢慢地说。

“是的！”夏普小姐说，“您请说，再怎么这也是你的故事。”

罗伯特不知道格兰特是否听出了她语气里明显的讽刺，可是他还是很迷惑，虽然她已经对他这样冷嘲热讽了，可是她依然让这位苏格兰警员坐在她最好的椅子上。在电话里她显得非常急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或者是因为有人站在她这一边，让她底气变得足起来，又或者她重新打起了精神。

“就在复活节之前，”格兰特用警察特有的腔调开始说道，“和自己的监护人住在一起的埃尔斯伯瑞附近的女孩伊丽莎白·肯恩，到她的姑姑那里去度假，她的姑姑是嫁到拉伯洛郊区曼希尔去的。她坐大巴前去，因为从伦敦开往拉伯洛的大巴会在埃尔斯伯瑞停靠，之后再途经曼希尔，最后到达终点站拉伯洛，所以她可以在曼希尔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到姑姑家里。如果选择坐火车前去的话，她就必须先到达拉伯洛，然后再返回来。一个星期以后，她的监护人——韦恩夫妇，收到一张她寄来的明信片，告诉他们，她一切都好，非常快乐，希望可以再多玩两天。他们觉得伊丽莎白是想在那里度过余下的三个星期的假期，就没有再多过问。可是，三个星期以后，伊丽莎白并没有在学校开学前一天回家，他们也认为她只是一时玩兴大发，不想回家，于是写信给她的姑姑，请她将女孩送回家。可是她的姑姑却告诉这对夫妇说，伊丽莎白早在两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坐车回埃尔斯伯瑞了。这个回信是通过邮局投递的方式递送的，并不是通过电话或电报这样快捷的方式，所以一个星期以后，韦恩夫妇才知道这个消息。因此当他们到当地警局报案时，女孩已经失踪近四个星期了。警方马上按照惯例进行侦查，可是还没有等到案件有丝毫进展，女孩自己回来了。她回到位于埃尔斯伯瑞附近的家，穿着一条连衣裙和一双鞋，看起来像是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累的样子。”

“那个女孩今年多少岁了？”罗伯特问道。

“15岁，马上16岁了。”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看罗伯特是否要询问其他问题，之后再继续自己的陈述。（对于探长的这种细心，罗伯特非常感激，他觉得这种态度和大门外所停的不显眼的警车真是太匹配了。）探长继续他的讲述，“她声称她被‘绑架’到了一辆车里，这是这两天她唯一透露出来的讯息。她陷入了一种不太清醒的状态，等她昏睡了将近48个小时后，他们才开始对事情的整个经过有个大致的了解。”

“他们是指？”

“韦恩夫妇。警察也非常想要知道这些讯息，可是一提到警察她就变得狂躁不安，因此警方只能从她父母的嘴里知道这些消息。她说当她在曼希尔的十字路口等大巴回家时，一辆车在她身边停下了，车上坐着两个女人，开车那个年纪稍轻一些，她问女孩是否在等车，并且好心地可以说可以顺带捎她一程。”

“女孩是一个人吗？”

“是的。”

“为什么没有人送她回家？”

“她的姑父在上班，姑姑则被别人请去给一个受洗的婴儿当教母。”探长说到这里又停顿了一下，以给罗伯特留下提问的时间。之后他又继续说道，“女孩说她在等开往伦敦的大巴，那两个女人跟她说那班车今天已经出发了。因为女孩是掐着点到达十字路口的，再加上她的手表时间不准，所以她也就相信了这两个女人的话。事实上，在那辆车还没有停在她旁边之前，她就已经有了这种担心，觉得那辆大巴可能已经开走了。她非常懊恼，因为当时已经快下午4点了，而且天公也不作美，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天色也越来越晚。那两个女人非常同情她，于是说先带她去个什么地方，具体什么地方，女孩已经忘记了。她们告诉她，她可以从那里乘坐半个小时后开往伦敦的另外一辆大巴。对于两个女人的帮助，她不胜感激，于是欣然同意了她们的提议，侧身进了她们的车，和年纪大的女人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

这时，罗伯特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就是那个老女人身形笔直、威严的样子。他看了一眼玛丽恩·夏普，她看起来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很显然这个故事她已经听过了。

“雨水打湿了车窗，坐在车里的人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情景。她坐在车里和老女人讲述自己的遭遇，完全没有在意车开到哪儿了。当她终于开始向外面打量时，天色已经全黑了，她觉得她们好像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了一些感谢她们的话，感谢她们好心带自己一程。这时那个在路上一直沉默的年轻女人开口了，说她们也只是顺路而已。年轻女人还说，女孩可以到她们家里喝杯热饮，然后她们再把她送到等车的地方。女孩犹豫了一下，可是年轻的女人说与其在雨中淋20分钟，还不如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女孩也觉得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于是便同意了。年轻女人下了车，打开一扇通往车道大门的门，然后将车子开到一栋房子前。可是当时天已经很晚了，女孩没办法看清楚房子的样子，然后她又到了一间宽大的厨房……”

“厨房？”罗伯特高声说道。

“是的，一间厨房。年纪大的女人在炉子上热着冷咖啡，年轻女人则在一旁准备三明治。女孩说，‘三明治就是只用一片吐司做成的三明治’。”

“只是将各种东西糅合到一起而已。”

“确实如此。她们边吃边喝，年轻的女人说，她们现在正缺少一名女仆，希望 she 可以留下为她们工作一段时间，她说不愿意。于是她们不停地劝说她，而女孩也一直坚持说自己不愿意从事这份工作。这时，她们两人表情变了，然后又进一步劝说女孩，至少她应该去楼上看看她们专门为她准备的房间。她就像被下了迷药一样，只能任由她们摆布。女孩记得走的第一段台阶是铺着地毯的，后面的台阶是硬邦邦的。她还记得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有滑轮的床上，身处一间什么都没有的小阁楼里。她身上只穿着衬衣和衬裙，其他衣服都不见了。门是从外面锁着的，圆形的小窗户也是被锁着的，总之……”

“圆形小窗户！”罗伯特又重复了一遍，语气中带着惶恐。

回答他的是玛丽恩，“是的。”她用一种耐人寻味的语气说，“这是一扇位于楼顶的圆形窗户。”

罗伯特长时间站立在前门处，总觉得屋顶上的圆形窗户位置很怪异，可是他现在不适合发表自己的见解。格兰特又绅士般地停顿了一下，陈述才接着进行下去。

“没过多久，那个年轻女人出现了，手上还端着一碗粥。女孩没接，并要求她们将她的衣服还给她，并放她离开。那女人只说了句饿到极点了自然会吃，就独自离开了。一直到夜幕降临，那女人才重新出现在女孩面前。这次她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茶和新鲜蛋糕，又再次劝说她接受女仆的工作，女孩再次拒绝了。据女孩所说，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女人不停地采取各种方式劝说她，有要挟，也有利诱。后来，女孩决定自己逃出去，她想从那个小圆窗户爬到有围墙的屋顶上，然后再请过路的行人或商家帮忙，帮助她逃出去。可是，她手边只有一把椅子可用。在她刚把玻璃砸出一个洞时，年轻的女人就出现了。愤怒不已的女人从女孩手中抢走了那把椅子，并用它殴打了女孩，一直到自己累得

直不起腰来。然后，她就带着椅子离开了，女孩以为她们对她的处罚宣告结束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那女人又折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根类似于皮鞭的东西，并开始用这个东西殴打她，直到女孩疼晕了过去。第二天，年纪大的女人抱来一堆床单被罩，说如果她不想工作，可以先做点针线活儿，要不然就别想吃饭。可是女孩对针线活一窍不通，所以她也得不到东西吃。一天过去了，女孩被威胁说如果还不做，将会被毒打，于是女孩勉强补了几条床单，得到一点炖菜作为晚餐。这样的状况延续了好几天，而且如果她补得不好或者速度太慢，她又会遭到殴打或是没有东西吃。有一天傍晚，年老的那个女人给她送来了饭菜，离开时忘记锁门了。女孩想逃，可是很害怕，生怕那是一个圈套，可是按捺不住想要逃的欲望，她还是打开了门。外面一点响动都没有，她沿着没有地毯的台阶跑了很远一段路，然后又经过转角跑了一段楼梯，之后来到一楼的楼梯平台。现在她终于听到了那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说着什么，她偷偷地下了最后一级楼梯，跑向大门。大门也是敞开的，她不顾一切冲向了黑夜。”

“只穿着衬衣衬裙？”罗伯特惊讶地问道。

“不好意思，我刚忘记说了，她已经换上了连衣裙。阁楼里没有暖气，如果她还是光穿着衬衣衬裙的话，可能她早就被冻死了。”

“如果她真的是在阁楼上的话。”罗伯特发出疑问道。

“是的，就像你所说，如果她确实是在阁楼上的话。”探长也同意罗伯特发出的疑问，可是他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停顿，而是接着说道，“以后发生的事情她已经不记得了。她说，她在黑暗中走了很长一段路，好像有一条大马路，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之后有一名卡车司机发现了她，并带她离开了。女孩非常累，上车便睡着了，直到到了车站才醒过来。卡车司机还跟她开玩笑说，她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布娃娃。那时好像是晚上，司机说这就是她所说的要到达的地方，将她放下以后便离开了。没过多久，她才看清楚站牌，那里离她家不到两英里的路程。她听到某个地方的钟敲了11下，然后她便回家了。”

①摄政时期：1811年至1820年间，乔治三世被认为不适合统治，而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被任命为他的代理人作为摄政王的时期。广义的摄政时期是指1795年至1837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都表现得非同一般。

②安妮·博林：英格兰皇后，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也没有生养男性继承人，后来以通奸罪被斩首。

③惠斯勒，著名印象派画家，父亲是美国工程师，全家都曾经住在圣彼得堡。惠斯勒曾经就读于西点军校，之后却开始绘画。惠斯勒的画作不太注重轮廓和素描，而更强调色彩和音乐的效果，特别喜欢在画作命名前加上音乐的术语，例如《母亲的雕像》又称之为《灰色与黑色的交响曲》。

④辛恩街：英文名为Sinlane，“沙子”的英文是sand，Sin的意思是“原罪”。

⑤斯坦：是斯坦利的昵称。

第二章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女孩现在就坐在大门外的车上？”罗伯特问。

“是的。”

“我相信你既然把她带到这儿来，肯定是有你的考虑的。”

“当然，女孩身体基本恢复以后，家人都希望她能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警方。她讲述时有速记员现场记录，然后再用打字机打印出来，让女孩看过签字确认。那份讲述中有两点确实让警察眼

前一亮，下面就是从中节选的一部分：

“‘车开了一段路程以后，我们迎头撞上了一辆大巴车，大巴车的前车灯正好照着一个醒目的标志，米尔福德。不过，我根本不知道米尔福德在哪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一点是：

“‘从阁楼上的圆窗户往外看，我可以看到一道高高的围墙，墙的中间有一扇很大的铁门。墙外是一条马路，那里有电线杆。但是我看不到穿梭不息的车辆，因为围墙太高了，根本看不到车辆的顶端。从铁门那里也没办法看到外面，因为铁门没有丝毫缝隙，就算是有缝隙也被铁片堵住了。铁门内有一条车道，先是笔直往前，然后再分成两条路，形成一个圆圈围住整个屋子。没有花园，只有草坪。至于有没有灌木丛我就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小路和草。’”

说到这里，格兰特将刚才用于陈述的记事本收了起来。

“调查很详细，现在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在拉伯洛和米尔福德镇之间，只有法兰柴思这幢房子符合女孩的描述。更何况，法兰柴思的每一个细节，都和女孩的记忆是一致的。女孩今天看到高墙和铁门后，也确定自己就是被绑架到这里的。不过，她对于铁门里面的情况还不甚清楚，我必须先让夏普小姐向我们解释一下事情的经过，并得到她的同意，看她是否愿意和女孩当面对质。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有法律人员在场。”

“现在你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急切想要得到你的帮助了吧？”玛丽恩·夏普将目光转向罗伯特，“你可以想象，比这还可笑的事情吗？”

“那女孩的故事显然是假象拼凑的，我明白现在家仆不好找，”罗伯特说，“可是有人会用这样胁迫性的手段留住一个仆人吗？更不用说像不给东西吃、殴打这样的行为了。”

“当然，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格兰特对罗伯特的意见表示认可，眼睛一直看着罗伯特，根本无心想要将目光投向玛丽恩·夏普。“可是，请你相信，在我从事警员职业的第一年时间里，我就见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人类的任性往往是没有底线的。”

“我知道，可是这种解释对于女孩来说也同样适用。更不用说，任性是由她先挑起的，是她失踪长达……”他带着疑问停顿了一下。

“1个月。”格兰特回答道。

“1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而在这期间，法兰柴思的生活作息规律似乎一点变化也没有。除此以外，夏普小姐难道不能提供事发当天不在现场的证据吗？”

“不能！”玛丽恩·夏普说，“据探长所说，那天是3月28日，离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这里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我怎么可能记得那一天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想其他人也不一定记得。”

“你们的女仆呢？”罗伯特提醒道，“仆人不是一向对于家庭生活的纪录很到位吗？”

“我们没有女仆，”她说，“这里很难将女仆留下来，这里的位置实在太偏远了。”

事情似乎走进了一个僵局，罗伯特开始岔开话题，试图打破这个僵局。

“对了，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呢？”

“她叫伊丽莎白·肯恩，大家习惯于称呼她贝蒂·肯恩。”

“哦，对，你好像跟我说过，很对不起。我们能不能对这个女孩的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我想警方之所以相信她的故事，肯定之前也取过证，比方说，为什么她是由监护人抚养长大，而不是由她的父母？”

“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了埃尔斯伯瑞地区，大概一年以后，她的父母在同一时间离世了，韦恩夫妇收养了她。韦恩夫妇有一个比她大四岁的儿子，一直希望有个女儿，而且对她也非常喜欢，于是他们生活在了一起。他们将他们当作父母看待，因为对于亲生父母，她实在是没有多少印象了。”

“我听懂了，那么有关于她本人，有什么记录吗？”

“她一向表现良好，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她都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在学校虽然成绩一般，不过也还算可以。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都一直本本分分，老师给她下的评语是‘诚实可信’。”

“她消失四周后回到家时，身上是不是有明显的被打过的痕迹？”

“是的，当然有。韦恩家的家庭医生第二天一早就给她做了全身检查，而且说她遭受过非常严重的虐待。实际上，她后来向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时，身上很多被打过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

“她曾经得过癫痫病吗？”

“没有，我们在讯问之前就确认过。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韦恩夫妇非常理智。虽然他们难过得无以复加，可是他们没有过分夸大事实，或者让女孩成为话题的中心。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时表现出来的态度非常令人敬佩。”

“我想，我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以同样理智的态度，来结束此次调查。”玛丽恩·夏普说道。

“夏普小姐，请您设身处地想一下，女孩不仅对扣押她的房子的特点描述得十分准确，而且对住在房子里的两个人的描述也是相当精确。‘一个身材瘦瘦的年老的女人，花白头发，不戴帽子，穿着黑色的衣服；另外一个年纪轻一点的女人高高瘦瘦的，皮肤像吉卜赛人一样黝黑，没有戴帽子，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颜色非常鲜艳的丝巾。’”

“是的，你说的我无法辩驳，而且对于您的处境我也表示非常理解。现在，我想我们最好让那个女孩进来，在这之前，我想说……”

这时，门“吱哑”一声从里面开了，夏普太太站在卧室门口。因为她是趴在枕头上睡的，两侧的头发都睡得翘了起来，让她看起来和一个女巫没什么分别。

她关上门走过来，用一种仇视的眼光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哈！”她说，声音低沉得像母鸡的叫声，“3个陌生男人！”

“我来给您介绍，母亲。”玛丽恩说道，与此同时，3个男人都纷纷站了起来。

“这边这位是布莱尔先生，就是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律师事务所的布莱尔，他们事务所就位于高街顶端那幢非常高级的建筑物里。”

罗伯特弯腰向老太太行礼时，她用那双老鹰般犀利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你们那的屋顶要重新盖瓦了。”她说。

事实确实是这样，可是这绝对不是他所预想中的与人打招呼的方式。

不过，他稍感欣慰的是她和格兰特之间打招呼的方式更加耐人寻味。对于苏格兰场的探长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午后出现在她家客厅里，她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她只是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好像不太适合坐在那把椅子上，你太重了。”

当女儿跟她说另一位是地方警员时，她只是看了对方一眼就把眼光移开了，显然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从哈勒姆的表情来看，好像他受到了多大打击似的。

格兰特用一种探究的眼光看向夏普小姐。

“让我来跟她解释吧！”她说，“母亲，这位探长想让我们见一下门外车上的女孩。据说她从埃尔斯伯瑞的家里消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回家时她的情况糟糕透了。她对警员说她被两个女人扣留了，她们强迫她留下来做女仆。当她表示不愿意时，那两个人就将她关起来，还殴打她，不给她食物吃。她对警方详细描述了事发地点和当事人，而我和您，还有我们的房子就和她描述的一模一样。她说她就是被关在那个带有圆形窗户的阁楼里。”

“真是让人身临其境啊！”老太太说着，镇静地在一张仿古沙发上坐了下来，“那她有没有说我们是用什么殴打她的？”

“听说是鞭子。”

“我们有鞭子吗？”

“我们有一条用来牵狗用的绳索，必要时可以当成鞭子使用。可问题是这位探长想让我们和那个女孩见一面，看她是否会指认我们就是当初扣押她的人。”

“你有什么问题吗，夏普太太？”格兰特问道。